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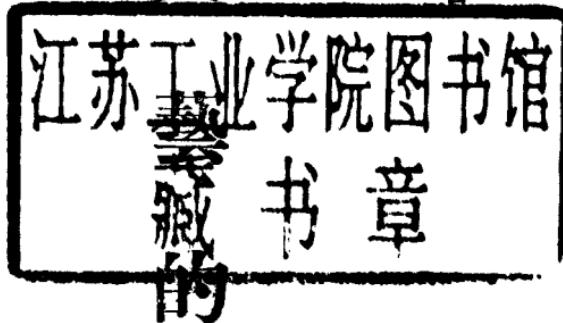
文藝的欣賞

林煥平著

香 港 前進書局 出版

林煥平著

文



欣

賞

前进古局出版

文藝的欣賞

民國三十八年三月十日初版

基本定價：二元四角

著作者

林

煥

平

發行人

陳

建

功

發行所

前

進

書

局

香港九龍彌敦道三九九號

印刷所

嘉華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序

或問文有定體乎？曰：無有。無定體，而作此文體論者何也？曰：爲後世習文者言之，不能不言體也。有體而後能揣摩，能摹擬，能復古，能啓新；故凡言體者，其後起也，而非文之古初有然也。古之學者守之一己謂之道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，授諸後學謂之學藝，筆諸簡策謂之文。文之所在，道與學藝皆具焉，而體亦由此而見。是故漢魏以上之文多創體，漢魏以下之文多因體。能文之士，叛體爲上，因體次之，昧乎體與乖乎體者，斯爲下矣。今之所論，爲昧與乖者計也。由乖而合，由昧而明，玩而習之，安知不由因而叛乎？則茲編其嚆矢也已。民國第一辛未夏，吳江薛鳳昌識。

自序

一

談文藝欣賞，不應該局限於文學和戲劇，而應該包括圖畫，雕刻，音樂等。但我年稚識淺，對後者很外行，故仍以文學及戲劇電影為主。我們過去已有過「怎樣閱讀文藝作品」一類的書出版，它們的內容，都是局限在文學，甚至主要是小說，對於文藝欣賞的一般原則，及欣賞者的欣賞過程和創作家的創作過程，都少提及。自然，那也有它的好處——具體；要顧到一般，就易有掛一漏萬之弊了。

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，我國的哲學，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，都有長足的進步，獨於美學一方面，其進步却小得可憐。也許是因為五四以來的文化多是舶來品，而美學在西洋，也被大多人拋在黑暗的角落裏發霉之故吧。不過藝術文學既然發

展，則美學也應該有它發展的道路。

固然，十餘年來，我們已介紹過不少的西洋的文藝理論進來了。而且它們也確然對我們的文藝起着顯著的指導作用。這不論作家和讀者，都應該感謝先驅者們的勞績。但有一種顯著的現象，就是過去介紹和建立起來的文藝理論，都是偏重于「文藝創作」，比較地忽視了「文藝欣賞」。而前者，正是一般所稱的「藝術論」，後者，則是一般所稱的「美學」。因為前者主要是從作品出發，後者是從欣賞出發去研究的緣故，前者對於作者的利益較大，後者對於讀者的好處較多，但未能更進一步使兩者綜合乃至統一起來，而成爲「藝術科學」。

也許有人嫌我這種說法，稍爲帶一點兒「學院式」的「形式主義」的氣味。不過我已經說過不祇一次了，（在我早年出版的「藝術科學的根本問題」裏，我就這麼說過），而今也就繼續這麼說。創作的目的在於給讀者看，引導着他們的靈魂向上，于理就不能單着重研究作家應該怎樣創作，也應該注意探討讀者應該怎樣欣賞，才可使作品的藝術效果更顯着起來。

不過說來可憐，我國的美學知識，貧弱到未能給美學墊下一塊基石。

二

我在這本小冊子裏，屢次提到朱光潛，而且從他的「文藝心理學」和「談美」裏引了好些話，我是多少有意澄清他的壞影響。我國過去介紹西洋美學的書籍，俱是草率粗陋，沒有多大可玩味之處，獨有朱光潛，能把西洋美學發展至居友為止之諸家美學思想，博覽鑽研，深刻領悟，最有系統，最豐富，而又能以美麗的文詞，介紹到中國來。然正因此，他的壞影響仍能殘存到今天。

在朱氏的大著裏，他人的意見多，自己的意見少。他本人對美學的見解，也未完全確立，仍在搖擺不定之間。所以在自己的著作裏，每每有自己打自己嘴巴的地方。這若被批評時，就易給人以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」之弊。

朱氏的大著缺點雖不少，但亦有精闢之處。如論天才，論靈感等章，就殊足供我們參考。我們所能從他那兒吸收，也只有這些精闢部分，至於他自己，在學術上不僅已經

停滞了，而且已然走上反學術的道路了。

三

我國美學思想，「文藝心理學」出版而後，就似少向前發展，到近年始有蔡儀氏做過一番功夫。到今天為止，在各大中學裏，朱氏的大著仍居重要的地位。我會注意過一本書，就是日本高沖陽造先生著的「藝術學」。該書分上下兩部，上半部「為藝術哲學」，下半部為「美學思潮史」，全書有二十五萬字。朱光潛的著作偏重介紹，高沖的著作則偏重批判。是「批評的介紹」。我以為高沖的書恰恰是銜接着「文藝心理學」之後的階段。故我會決心翻譯它。民國二十九年一年中，我在廣東國民大學講授「藝術論」，就將譯出的「藝術哲學」部分，以作講義，後來由該校編為「大學叢書」之一出版，獨惜當年香港印刷品寄不進國內，祇能銷售于南洋一帶，至今連我自己也沒有一本。「美學思潮史」部分，民國二十六年夏，剛歸國時，曾編譯過由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的部分，交一家報紙連載過。其後又陸續譯過一些，已將竣事。香港戰事突發，這些原稿，

和我其他約一百萬字的已發表未發表的原稿，及一部分頂重要的書籍，寄存在六國飯店裏，那知敵人一到，長期徵用了該飯店，我十年來的心血就嗚呼哀哉了！

雖然慘遭這樣的不幸，我還沒有死心。今後祇要我活着，我大概還要繼續做些遠方的研究工作。高沖先生的書，將來也一定重買來把它譯完。

四

我自己還年青，知識膚淺到不可言狀。自己對於各種問題，還在摸索中，未能建立得起一個理論體系來。這我覺得慚愧無地。但我對於藝術理論，却絕不是沒有自己的見解。我是有我自己的一套見解的。不過這些僅是先知先覺者們的理論之綜合，倘不是他們的發展。正因如此，所以我願意直接多引用他們自己的話，而不把它們改頭換面以填充自己的新發見。自己既無新意見，又何必姑作玄虛，以自欺欺人呢？

最後，果戈里在「死靈魂」第一部序言裏的一段話，很切合我對這本小冊子的心情，特引在下面，以作我對讀者的請求：

「這書裏面所敘述的，有許多不確之處……這是因為我實在沒有能深通一切的緣故。盡一生之力，來研究我們的故鄉的現狀，就是百分之一也還是做不到的。加以還會有我自己的草率，生疏和匆促，混入許多錯誤和妄斷，至使這書的每一頁上，無不應加若干的修改，所以我請求你，親愛的讀者，請賜我以指正，你不可輕視這勞力。縱使你的教養和生活是怎樣的高超，並且覺得我的書是怎樣的輕微和不足道，加以訂正和指正，在你是怎樣的瑣細與無聊，我却還是懇求你，請你做一下。但是還有你，親愛的讀者，就是平常的教養和普通的身分，也不要以為一無所知，就不來教導我。每個人，只要生在世間，見過世界，遇着過許多人，即一定會看出許多別人之所失察，懂得許多別人之所不知。所以我不願意放棄你的指導。只要你細心的看過一遍，對於我的書的什麼地方會沒有話要說，這是決不至於的。」

加我指摘，給我譴責，或者要置之危險，使我毀傷，說我做了一件事的謬誤的敘述，也都用不着顧忌，但願有用和改善，乃是我真正的目的。對於這一切，我是統統真心感謝的。」

文藝的欣賞目錄

自序

一、欣賞作品毋爲其故事所迷

——看了阿Q，不知阿Q的爲人

二、典型人物給予欣賞者的印象

——罵人的口頭禪：阿Q相

三、作品底思想內容的作用

——看了舊小說去做和尚

四、不同的風格產生不同的印象

——站在米格朗基羅之前，肅然起敬

五、文藝欣賞上的「孤立說」^參之研究

——看到美人，想起戀愛

六、文藝欣賞上的「距離說」之探討

——影子總不及物體本身那樣活潑而有生氣

七、美學上的「分享說」與「傍觀說」之比較

——小孩看了跳舞，「好，再來一個！」

八、結論：鏡子與燈塔

一 欣賞作品毋為其故事所迷

——看了阿Q，不知阿Q的为人

人是情感的動物，也是理性的動物，所以需要物質生活的享受，也需要精神生活的滿足。閱讀文藝作品，便是這種滿足之一。

閱讀文藝作品的人，一般地說來，可分為兩類：

第一類是單純爲了娛樂，爲了消遣的，這種人佔最多數。他們閱讀作品，普通都是不注意作品的內容思想，形式技巧，祇留心作品的故事有沒有趣味，有沒有奇拔性，使他們看了，感覺到輕鬆，輕鬆到像大熱天洗了冷水澡。故事的趣味性，是他們所需要的。第二類是從求知的心地出發，想從作品中獲得若干真理上的啓示。因之他們比較留意作品的內容思想和形式技巧，對於故事的趣味性，倒放在其次。但他們中間有不少水準較低的人，却每每也於不知不覺之中陷於第一類人的傾向。第二類人遠不若第一類人之多。

比方他們看小說，看了魯迅先生的「阿Q正傳」，看到阿Q「和別人的口角的時候，間或睜着眼睛道：『我們先前——比你闊得多啦！你算是什麼東西！』」的時候；看到阿Q被人揪住黃辮子，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，他反而心裏想：「我總算是被兒子打了，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……」的時候；看到阿Q和王鴻競捉虱子，終至互相扭打起來的時候；看到阿Q調戲小尼姑，「和尚動得，我動不得？」的時候；看到阿Q摸過小尼姑的臉孔，被其滑膩所迷，飄飄然者久之，終至跪在吳媽的面前說：「我和你瞓覺，我和你瞓覺」的時候；看到阿Q「神往」於革命，要革這夥媽媽的命，太可惡！太可恨！……便是我，也要投降革命黨了。」於是禁不住大聲的嚷道：

「造反了！造反了！」

甚至更加高興的走而且喊道：

「好，……我要什麼就是什麼，我歡喜誰就是誰。

得得，鏘鏘！

悔不該，酒醉錯斬了鄭賢弟，……

悔不該，呀呀呀……

得得，鏘鏘，得鏘令鏘！

我手執鋼鞭將你打……」

的時候；更看到「不准我造反，只准你造反？媽媽的假洋鬼子，好，你造反！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啊，我總要告一狀，看你抓進縣裏去殺頭，——滿門抄斬——喚！喚！」的時候，恐怕大家都會不期然而然地笑將出來。這種笑，是喜劇的笑，也是悲劇的笑。因為直覺地覺得阿Q莫名其妙，滑稽，可笑，才笑，所以是喜劇的笑。因為直覺地覺得阿Q莫名其妙地被人欺負，莫名其妙地上了當，被人捉去斬頭而不自知，似乎很可憐，所以是悲劇的笑。然而，阿Q爲什麼這樣傻頭傻腦呢？他爲什麼去摸小尼姑的臉孔，而摸了之後又顫巍然呢？他爲什麼要跑到吳媽腳下去，要和她廝覈呢？他爲什麼不自覺地要投降革命呢？他爲什麼被人捉去斬頭而不自知呢？從整體上說，阿Q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呢？中國爲什麼會產生像阿Q這樣的人呢？他們就摸不清頭腦了。他們祇是覺得阿Q這個人，有趣味，他的故事有趣味，所以喜歡看它，其他一切就不管了。這也許就是康

德及其他一切形式派美學家之所謂的「無所爲而爲」的欣賞之一種表現吧。

固然，小說本身必包含了故事，英文 *Story* 這個字，就不單是小說，也有故事，轶事，甚至歷史等意義。看小說當然不僅看故事。僅看故事，能够懂得故事的意義嗎？小說是由人物和故事所組成的，故事是跟着人物的發展而展開的。換句話說，故事是人物的故事，而不是別的，所以看故事必須看人物。同時，人物也吧，故事也吧，都不是憑空而存在的，他都有其所以發生和存在的理由。比方阿Q，他那種病態，不是生理上的病態，而是社會劣根性，民族劣根性的病態之反映。社會的病態造成他生理上的病態，他的一舉一動，不管如何好笑，都不單純是屬於他個人的，他是中國民族劣根性的代表，我們笑他，同時也或多或少地笑了自己。而且，從喜劇的笑過渡到悲劇的笑以後，你就會把笑收斂起來，而感到不寒而慄。看了阿Q，不知道阿Q的爲人，那可以算是看不懂了「阿Q正傳」嗎？

有人說：

「批評的態度是冷靜的，不雜情感的，其實就是我們開頭時所說的『科學的態

度」；欣賞的態度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態的交流。批評的態度須用反省的理解，

欣賞的態度則全憑直覺。批評的態度豫存有一種美醜的標準，把我放在作品之外去批判牠的美醜；欣賞的態度則忌難有任何成見，把我放在作品裏去分享牠的生命。

遇到文藝作品如果始終持批評的態度，則我是我而作品是作品，我不能沉醉在作品裏面，永遠得不到真正的美感的經驗。」（朱光潛：「談美」頁五五——五六）

又說：

「……在欣賞文藝時，我們暫時忘去自我，擺脫意志的束縛，由意志世界移到意象世界，所以文藝對於人生是一種解脫。」（「文藝心理學」頁十三）

照這樣說來，那我們看文藝作品看它的什麼呢？這樣的「美感經驗」不是空的嗎？這樣的「美感經驗」，不是像做夢一樣，醒來了，就什麼都沒有了嗎？不是像手淫一樣，過了那一回兒時間，就索然無味了嗎？不是像喝醉酒一樣，酒醒了，反覺苦累嗎？這不是和看了阿Q：而不知道阿Q是什麼樣一個人是一樣的嗎？而且，照這種說法，不是根本就可以取消文藝批評了嗎？不是一切批評家，都是必不會，也必不能欣賞作品了